

鐵路職工

第一一一期

半月刊

時論

國民要有自信心

意 想

國人失去自信心者久矣，惟其無自信心，故一言一動，非失之於誇張，即失之於沮喪，國民意志若此，誠為民族前途之殷憂。

要知天下之事，非一蹴而就，亦非萬難不就，誠能有信心有毅力，沈着進取，無事不可有為，中國之國勢，固然危迫，內憂外患，交相侵逼，正如大病之人，雖病勢沉重，亦須苦口藥石，苟自己沈沈欲死，尙待何人爲之援手？中國有勤苦耐勞之民衆，有廣大之富源，即此已足資利用，而致富強之果，不過所缺者爲國民意志不統一，智識技能太落後，一遇艱苦環境，而自甘暴棄，毫無自信心而已。

近日英國和平大會中，前印度事務大臣彭恩氏言稱，中國最引人注意之事厥爲中國之文化，世界唯中國具有百分之百的資格，堪爲國聯之會員，復謂中國之國內建設，正在進行中，而統一大業，亦日益昭著，吾人非有愛於此等溢美之詞，而自陷於誇張，良以冷眼人之觀察，以爲此和平偉大之民族，終不至淪於漸滅，實足鼓

第一百一一期

國民要有自信心

常識叢談

半年來我國鐵路的進展

我也來說句關於「工讀」的話

另外一單

初小教師

夜行

與友人討論讀書問題

在滬與池裏

職工教育消息

意 想

少 哲

葉 哲

實 人

後 生

任 萍

健 秋

陳 雲

劉 照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號

南京圖書館藏

勵我國民奮起救國之勇氣，所望我國民，恢復自信心，各事其事；各盡其職，努力奮進焉，可也。

常識叢談

蒼蠅殺敵

我聞

人人都知道蒼蠅是不乾淨東西，所以人都很討厭他，但是不知道他能傳染疾病的人還很多。假如把這話告訴鄉下老農，他必定不肯信，他必說從前我上輩，就有蒼蠅，那一輩人都活了九十多歲，我的父母在世的時候，也有蒼蠅，也活了八十多歲，現在到我自己，蒼蠅又該如何呢？每年春夏兩季，所看見的却也有千千萬萬，可是我的頭髮都白了，並沒有生過什麼傳染病啊！咳，這話實在錯到底了！比如說打仗的槍砲，碰上就死，可算十分利害了，但是上陣的兵將，未必個個受傷，那末，因為有不受傷的，就說槍砲不能傷人，這話當然是不對的。

蒼蠅喜歡污穢的地方，他們每天宴會的地方，就是糞坑、糞桶、尿桶、膿渣、病人吐瀉等地方。因為他的腳上長着許多細毛，腳底下還生一塊肉，這塊軟肉好像膠水似

的，能黏東西，所以當他走骯髒的地方，身上就帶了好些病菌，和污穢的東西，後來又飛到我們食物上跑了幾回，就把這許多病菌留在食物上，這病菌是很小的東西，人眼看不出來，不留神吃了這些食物，怎能不生病呢？據衛生專家說：我們中國每年夏天得痢疾，霍亂，傷寒，和別的傳染病，有三千萬人之多，這些人之中因病而死的，大概也有三百萬，虎狼兇惡，能傷人命，人人都知道，最可憐的，就是蒼蠅每年害死我們這麼多人，我們還不知道哩！

蒼蠅是傳染病媒介物，我們已經知道了，如傷寒，痢疾，霍亂等等，都極容易被他們傳染，造成很利害的疾疫。這些病菌，大半含在病人的大便，或吐出來的東西裏，如果蒼蠅把他帶到食物上，人吃了，就是強壯的人也免不了得同樣的病。比如有肺癆病的人，全部肺臟都爛了，所吐的痰，裏邊不知含着多少萬病菌，倘使蒼蠅飛來，飽吃一頓，他腳上黏的細菌真不知有多少呢？據科學家的考查，吸入蠅體內的細菌，能經過三星期長久，還能生存，請想在這三星期裏頭，蒼蠅能夠不落在食物上嗎？常看見蒼蠅站在小兒嘴角上，隨便吸吮，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啊！

蒼蠅能夠傳染病毒，這件事早就被科學家證明出來，

沒有可疑的孑，但是這種討厭而且可怕的东西，怎樣生育呢？說起來真是驚人，一個母蠅，一次能生一百二十個卵，這些白色的細菌卵，氣候熱暑的時候，二十四點鐘就能變成蛆，這些蛆，在糞便裏，或骯髒的泥土裏生活，大概六七天的光景，又變成蛹，這時候，他藏在鬆土裏，再過五六天，就變成蠅了，新蠅生下十幾天來，又能生卵，照這樣生育，無怪一個蒼蠅，在一夏季的工夫，就能生出千千萬萬的子孫來，他生育這樣的快，你說可怕不可怕呢？

蒼蠅是天下最骯髒的东西，什麼糞咧，糞缸咧，糞桶和糞車咧，這些地方，都是他們的飯館子，也就是他們生育場所，請看那污水溝裏的尿水齊流，一帶大糞場，十分污穢，這些骯髒東西，那一樣不是蒼蠅的大餐，我們人對他這樣厚待，把這些大餐館子，和生育場所，到處設立起來，聽憑蒼蠅盡力的吃，盡力的生，所以他感激我們的恩惠，常常拿些禮物來報答我們，這種禮物是什麼，就是屎，蒼蠅吃了屎以後六脚捧着許多禮物，到處分送，我們所吃的飯，菜，和各種食物，只要被蒼蠅爬上去，沒有不留下這種禮物的，那末人們吃了這些食物，就都算是受了這種禮物，簡直說，就算吃了屎了，吃屎却不要緊，不過屎

裏的無數病菌和寄生蟲，都從嘴裏咽下去，在肚子裏長起來，却很危險的，如果不願吃屎，不願生病，就請趕快滅蠅。

蒼蠅既然這樣利害，生育又這樣的快，那末，滅蠅是一件不可少的事了。雖然不能把他捕殺淨盡，可是捕殺一個，就是我們少一個仇敵，但是滅蠅是各人的責任，必須大家一齊努力，才會成功，若是十家之中，九家實行滅蠅，若有一家不過問，就等於十家都不滅蠅，還是大家努力，對於殺人的蒼蠅，一齊去撲滅他們，一定會有偉大的效力。

我們怎麼來捕滅蒼蠅呢？滅蠅的方法可分兩大類：

- (一) 防止蒼蠅孳生。
- (二) 捕殺長成之蠅。

先說防止蒼蠅孳生的方法。

這類方法，共有三種：

(1) 廁所裏的馬桶或土坑，應當有蓋，不讓蒼蠅到裏面去產卵，糞要每天清理一次。窗門要裝鐵紗，或用冷布，地土要很乾燥，蒼蠅自然無法孳生了。

(2) 穢水要盛在有蓋而不漏的桶裏，每天至少清理

一次。垃圾要盛在有蓋的箱裏，每天要清理一次。

(3) 糞缸，糞桶，糞坑或馬桶裏的糞，還可用青酸納一分和水一百分每一星期洒一次。青酸納殺蛆力量很強，又不減少糞的肥田之力，用之最為相宜，不過這個東西很毒，用時要十分注意。此外礪砂也能殺蛆，惟力量較青酸納稍弱。

捕殺長成之蠅的方法，有五種：

(一) 打蠅拍 是用鐵紗做的，市上隨處都有賣的如果會用真是百發百中。

(二) 黏蠅紙 製法如下：草麻油五分（大麻油亦可）於鍋中熱之，加入松香細末八分，隨加隨擾，候松香完全融化，即可應用；不可煮開，不用時，藏於瓶中，嚴封其口，可以永久保存，用時取出熱之，趁熱時塗於光滑不吸水之洋紙上，或舊報紙上，或鐵絲上均可，現成的黏蠅紙街上也有賣的。

(三) 捕蠅籠 式樣很多，都是大同小異。製造是用直徑約一寸的木棍，做成一長寬高三尺的架子，四根立柱，下面不必用橫木連起來。架子的頂和四圍的下截，都用鐵紗圍好。鐵紗的上半截用明布繃緊。鐵紗和布相接的地

方，不要留縫，四圍的鐵紗，下邊比四個柱子富裕出三寸來。在那離柱脚一分的地方，把鐵絲向內折，作成約三寸寬向上的斜坡。籠子放手時，共有四根柱子站地。四圍的鐵紗與平面中間的小縫，恰恰的可以容著蠅進得去。最好做一塊四尺見方的木板，把籠子按放在板上，四方還富裕半尺寬的地方，用饅頭屑，紅糖和香蕉皮，放在籠底做餌，這個法子屢試屢效。

(四) 毒蠅餌 用福麻林兩湯匙，水六湯匙，配合起來放在盤子裏，再放些小塊饅頭片，作著蠅站腳的地方，蒼蠅喝了，便會中毒而死。這藥須時時加添，久了就會失掉效用。並須放在高處，免得小孩子們吃了中毒。

(五) 殺蠅劑 胰皂三英兩，用半加倫開水化開，再徐徐加入液體石蠟一加倫，隨加隨擾，使成乳狀，用的時候，放在噴射器內，向蒼蠅叢聚的地方噴成霧狀，必使蠅體全部沾溼，方能有效，此外若用福麻林和水十六分向蠅噴射亦佳。殺長成蠅的法子，不外以上所舉的幾種。但無論用什麼法子，均須勤而有恆，不然，是無所成就的。

勞工營養應有的常識

姜方毅

工人在工廠裏終日做着繁重的工作，新陳代謝自然極

旺盛，所以需要多量食物和富有營養性的品類，以補充他們過量的消耗。但究以若干數量為合適，怎樣的食品富有營養素，我們不得不檢討一下：

A. 每日應吃若干數量的食物

人的身體有大小的不同，工作有輕重的分別，所需的食物，也就不一樣了。普通計算食物需要的多少，是用食物在身體裏所發生的熱量為標準。尋常誰都知道量布用尺，計重用秤，但我們計算食物發生熱量之多少，普通都用卡羅里。

熱量的產生，是因食物而不同，同是一公分，所生的熱量不一，列之如下：

脂肪	四·一卡(卡羅里)
蛋白	九·三卡
含水炭素	四·一卡

歐美各國的人，他們比我們身體大，平均體重七十公斤，每日所需的熱量也較多，如：

休息	二七〇〇卡
睡眠	一七〇〇卡
輕度工作	三〇〇〇卡

中等工作

三五〇〇卡

劇烈工作

四五〇〇卡以上

中國人身體比他們小，平均體重為五十五公斤左右，若計算每日需要熱量，得照他們打個八折；但是因為環境習慣的不同，有時也許稍微多點，或稍微少的，但無論如何，普通中等工作之人，每人每日有三〇〇〇卡足夠用的，其中含有養分：

蛋白	一〇〇公分
脂肪	四五公分
含水炭素	五〇〇公分

B. 應當吃些什麼東西

人的動作，非常複雜，只用一二種很簡單的東西是不行的，必須攝取很複雜的食物，含有許多養分，像：水，鹽類，蛋白質，脂肪，含水炭素和各種維生素的，這些養分配合相宜，人體能以生長發育，動作敏捷，若有不足，不但動作不靈，有時且發生種種疾病，例如：

缺少蛋白質——則身體軟弱，抵抗疾病力減低，血壓降下，並易患膨脹，足踝浮腫。

缺少脂肪質——於消化作用及其他生理作用有礙。

缺少甲種生活素(維生素)——起乾眼症，夜盲症，且容易傳染疾病。

缺少乙種生活素——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神經炎，四肢麻痺，類似脚氣樣症狀。

缺少丙種生活素——便起壞血症。

缺少丁種生活素——起佝僂症，肋骨狹小，女子骨盤狹小，容易感染結核。

缺少戊種生活素——生殖腺發育不良，發生妊症。

C. 含有各種生活素之主要食品

含有甲種生活素的：

魚肝油，菠菜，蘿蔔，肝，海藻類。

含有乙種生活素的：

小麥，大豆，小豆，菠菜，肝。

含有丙種生活素的：

新鮮蔬菜，蘿蔔，蜜柑類。

含有丁種生活素的：

和甲種生活素共同存在的甚多。

含有戊種生活素的：

小麥，米之胚芽，種子，青莖。

我們對於每日應食物品的數量，和何者富有生活素，以後當注意選擇，但我們工作是緊張的，薪俸是低微的，這其中一方面注意食物的選擇，他方面更要顧及經濟力量的所及。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於食的問題，不能不有相當的籌劃。

半年來我國鐵路的進展(續)

秦哲

3. 連雲港碼頭工程及進出口貨運概況——隴海路連雲港建築工程，刻正積極進行，預計共設碼頭十三座，每座能泊三千噸以上輪船三艘，經動工後，進行甚速，現已有兩大碼頭，可靠七千噸輪船三艘，但貨運擁擠，仍不敷用，全港工程預計本年底可告竣。並擬在老窖附近建一大機廠，為修理機客車之用。車站機房倉庫亦在預計建造中。機廠每月可修理機車十輛至十五輛，貨車自百五十輛至二百輛，需銀約四百萬元。車站機房倉庫需銀約十餘萬元，將來繁榮，當較各大站為優。

連雲港自與招商局實行水陸聯運以來，連雲港進出口貨，日漸增加。近來通連西安，西北貨物外運，更為便利。

加以又與青島實行聯運，此後連雲港之進出口貨物之增加，當更一日千里。茲將連雲港半年來聯運及非聯運之進出口貨統計，分誌如後：

A. 進貨——(一)金屬品，聯運者三二四九噸，非聯運者五九七噸，總計三八四六噸。(二)糖，聯運者三一二九噸，非聯運者，五〇噸，總計三一七九噸。(三)麥粉，聯運者，一三六噸，非聯運者，一二七三噸，總計一四〇九噸。(四)木料，聯運者，五七噸，非聯運者，一二四四噸，總計一三〇一噸。(五)棉紗，聯運者，八八三〇噸，非聯運者無，總計八八三〇噸。(六)生油，非聯運者，七〇九噸，聯運者無，總計七〇九噸。(七)紙，聯運者六二一噸，非聯運者，五三噸，總計六七四噸。(八)芝蔴，聯運者六一九噸，非聯運者三噸，總計六〇九噸。(九)煤，聯運者無，非聯運者六一九噸，總計六一九噸。(十)水泥，聯運者四三五噸，非聯運者九〇噸，總計五二五噸。(十一)肥皂，聯運者，四七九噸，非聯運者八噸，總計四八七噸。(十二)披豬，聯運者無，非聯運者四七〇噸，總計四七〇噸。(十三)舊報紙，聯運者，四三九〇噸，非聯運者九噸，總計四四八噸。(十四)蔬菜，聯運者二三噸，

非聯運者四二四〇噸，總計四四七〇噸。(十五)其他，聯運者，二六九一噸，非聯運者，二一四四噸，總計五九七五噸。

B. 出貨——(一)小麥，聯運者，二七〇九噸，非聯運者，七三噸，總計二七〇〇噸。(二)花生，聯運者，二〇一〇二噸，非聯運者，三三三一噸，總計二〇四三三噸。(三)黃豆，聯運者，一八五五三噸，非聯運者，二四六噸，總計一八七九九噸。(四)鹽，聯運者無，非聯運者六四二九噸，總計六四二九噸。(五)棉花，聯運者，四八〇七噸，非聯運者無，總計四八〇七噸。(六)瓜子，聯運者，四二九八噸，非聯運者無，總計四二九八噸。(七)芝蔴，聯運者二〇二七噸，非聯運者七噸，總計二〇三四噸。(八)石膏，聯運者一七二五噸，非聯運者，無，總計一七二五噸。(九)高粱，聯運者一七〇噸，非聯運者，六一噸，總計一二三一噸。(十)青豆，聯運者，一一三噸，非聯運者無，總計一一三噸。(十一)生油，聯運者，一九三噸，非聯運者，六八六噸，總計八七九噸。(十二)菸絲，聯運者，七二六〇噸，非聯運者無，總計一六〇噸。(十三)雜糧，聯運者，六〇六噸，非聯運者

，三八噸，總計六八四噸。(十四)玉蜀黍，聯運者，三八噸，非聯運者六四四噸，總計六八二噸。(十五)別種，聯運者，二二六噸，非聯運者，一一〇九噸，總計三三七〇噸。

4. 台趙支路竣工——隴海台趙支路工程，現已全部完竣，正式通車，同時發售客貨票。該路計長六十華里，用款百萬，與津浦之隴東支路，在台兒莊聯接，將來大部運輸，與中興煤運，由連雲港出口，向華南傾銷。台莊運河大橋長六十英尺，分三段建造，沿途共設五站，今後魯南煤礦土產，均將由該路輸納出口。

5. 西成段開工——隴海鐵路西成段，經測量完竣後，即開始購地興工，據路局工程當局表示，本年底可完成通車。又西站正式車站，自春間開始動工興修，逐漸完成。

6. 訂購鋼質客車及起重機——該路為發展業務，刻已訂購鋼質客車五列，計約三百五十萬元，年底可到三列，即可增添連雲港西安直達特別快車。又連雲港將來貨物，勢必大增，應設置機器裝卸，故擬先設一發電廠，以電力運用一切起重機，俾減少車船停頓時間，再增購機車，以

發展運輸效能，此項機器，已由鐵道部訂購。

丙、津浦路

1. 辦理四口岸聯運——招商局與津浦鐵路接洽，汕頭，廈門，香港，廣州四口岸之聯運問題，因每年浦口由輪運往南洋各港貨物值千餘萬兩，而由輪入浦口者，年亦六百餘萬兩，若將上述四埠不辦聯運，則此項貨物之運輸，仍將為外輪所吸收。為維持國營運輸起見，擬試辦一年，以觀成效，該路已轉呈鐵道部請示，聞鐵道部對此業已批准，但以直達為限，不得在滬改裝或卸貨，以免影響首都鐵路輪渡，及京滬營業。

2. 修造北段橋樑——津浦路沿線之各橋樑，自建築以來，歷時甚久，因載重力薄弱，擬就津韓，韓浦兩段，計劃分別加固，所有韓浦間之十二英尺橋樑，擬將三孔及三孔以下工字橋樑利用原有之橋台墩，改造鋼骨混凝土版橋，共八十五孔，至津韓間之橋樑加固，其原則以初步加至載重古柏氏三十五號為止，估計費用約一百六十七萬八千二百元，分作三年辦理，第一年計五十二萬九千餘元，擬列入廿四年度預算，一俟鐵部核准，即可於年度開始時實

施。

3. 縮短通車行程——津浦鐵路自平浦平滬各次通車實行後，旅行人士，莫不稱便，惟該路現時行車速率，最高度不過每小時四十八公里，故南京至天津間，需三十小時以上，始能到達。該路頃以世界文明日益進步，時間寶貴，日謀重要，為縮短行程時刻計，自五月三日起，將平滬通平京津段（即該路東段，因南京以東係借駛京滬路軌，天津以西係借駛北寧路軌）行車速率，提高為每小時六十公里，預定先一日上午九時，自南京開行，翌日九時〇四分，到達天津，其間純粹行駛二十小時三十分，各站停留三十七分，給水給煤及岔車等佔二小時五十七分。

4. 添建濟南水廠——該路前以濟南車站給水設備，除供給機車用水之外，尚有一部分，係備站上員工飲用，但其水源，係鑿井而得，水含硬性，不適用於行車，且當旱涸之際，水量尤感不足，亟待設法改良。嗣經工務，機務兩處，會同詳細考察，當決定在黃崗附近，建設水廠一處，并估計全部工程需洋十二萬三千餘元，擬劃作兩部，分期辦理：甲，購置地畝，及應需要鐵管及其他材料約四萬元，於廿三年度辦理。乙，建築澄水池，濾水池，清水池

· 水聚房等，約需工料洋八萬三千餘元，列入廿四年度預算辦理。此案業經鐵部核准，聞現正積極採購各項材料開工建築。

5. 增加輪渡次數——該路以南北沿站貨物，均由長江輪渡每日備貨車渡江往返，僅及四次，未能充分發揮其效能，故積站待運之貨甚夥，茲為暢疏積貨與發展營業起見，特令車機各處，會同增加長江輪渡次數，將該路旅客及貨物聯運輪渡時刻，加以增改，每日貨車渡江，由四次增至八次，連同滬平旅客通車，計輪渡每日共渡十次。茲將其更改輪渡時刻誌後：(甲)由北至南，第一次貨車，上午十時三十分，第三次貨車，下午一時三十分，第五次貨車，下午四時十分，第七次貨車，下午七時十分，第九次平滬客車，下午十時〇五分。(乙)由南至北，第三次貨車，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第四次貨車，下午二時五十分，第六次貨車，下午五時三十分，第八次貨車，下午八時三十分，第十次滬平客車，零時十分正。

6. 改組全線車段——該路車務處，將所屬車務段，劃分為六段，第一段自八九〇公里起，至一〇〇九公里止，計共一一九公里，(即自明光站至浦口站)兼管普都車站，

南岸聯運室，及北岸輪渡站。第二段自七三五公里起，至八九〇公里止，計共一三七公里，（即至西寺坡站至石門山站）第三段自六〇〇公里起，至七五三公里止，計共一五三公里，（即自臨城站至南宿州站），兼營臨棗支綫，計三一・〇一一公里。（即自臨城站至棗莊站），第四段自四三〇公里起，至六〇〇公里止，計共一七〇公里，（即自東北堡站至橋官站）兼營兗濟支綫，計三一・五二公里。（即兗州站至濟寧州站），第五段自二三五公里起，至四三〇公里止，計共一九五公里，（即自黃河涯至泰山），兼營濼黃支綫，計五・六五〇公里。（即自濼口站至黃台〇站，第六段自一公里起，至二三五公里止，計共二三五公里，（即自天津站至德州站）。兼營陳唐莊支綫。（以上係由天津為起點）

7. 津浦電廠製售電池——津浦路浦口電氣廠製造蓄電池，出品異常優良，各路紛紛訂購，據該廠發表，自二十二年十二月，至本年五月底止，（共十七個月），計各路訂購全套者共一千八百八十八具，陽組飯一百三十二具，陰組〇一百零八具，此外尚有零件，價值共約十餘萬元。其中膠路定製全套七百九十二具，平綏路全套二百十六具，

湘鄂路全套九十六具，陰陽組各八十四具。道清路全套六十具，平漢路全套四百八十四具，隴海路全套一百九十二具。

8. 建築瞭望台及保險室——該路為便利消防起見，於浦口建築瞭望台，其高度約十七英尺，工價約需三千餘元。並以浦口為總局所在地。關係重要，為防禦不測，在浦口建築保險室，以應需要，其工程費用為一萬三千餘元，由裕慶建築公司承辦，已於日前竣工，已由會計處將重要文件賬冊等件，概行存放其間，藉資保險。

（未完）

我也來說幾句關於「工讀」的話

實人

前本刊所發表之李及武先生「做工與讀書」一文，我讀完後，即想提起筆來說幾句話，可是為了工作忙迫的緣故，一直拖延到現在。

李及武先生主張「做工與讀書」打成一片，就是所謂「聯繫起來」這是我平日所極端主張的。因為我們要不做，就沒有飯吃！這是一般工人都知道的，所以對於工作方面，的確我們是不敢稍有意惰，同為這與我們的生命有密切關係呀！可是有了工做，有了飯吃，就算什麼都解決嗎

？不！這種思想是錯誤的！這種「苟且偷安」的思想，這種「目光如豆」的思想，在這生存競爭劇烈的時代，是要被淘汰的。我們除了有工作之外，應該還要想到工作以外的重要問題才對！工作以外的重要問題很多，讀書便是重要問題中的一個。鐵道部所辦的職工學校，爲的是我們職工，假使我們眼光放得遠大一些，一定不肯隨便放棄這種機會，而踴躍的去報名入學了！可是一般工人知道讀書的重要者能有幾人？坐失良機，到是小事，關於自身前途，非常重大哩！我不揣淺陋，將現時代的工人，應該曉得的幾點，寫述如下：

(一)要認識時代 我們知道時代的車輪，不斷地向前轉動，無論何人，若不隨着時代的車輪前進！就要被這轉動的車輪所碾毀，所揚棄！我們工人不想生存於這個時代，那我也不必說什麼話了！假使要生存的話，那就應該要認識現時代是個什麼時代，應隨了這個時代轉動而前進！

(二)要明白自己的地位 「工人」這個名詞，在封建社會裏，被視爲賤役，卑卑而無足道者。但頭腦清楚，明白社會進化動力的人，却視爲「勞工神聖」！的確！工人是神聖的，因爲工人不但「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而且爲

社會服務，實在做了推動社會進化的先鋒隊！地位之重要可知！

(三)要切切實實地做去 我們對於時代認識了，自己地位的重要也知道了，可是不要「好高務遠」一味地說不切實際遠離事實的話，好像宗教家徒幻想描摹天國的降臨，這是無補實際的！我們眼光是要放得遠大，做事却要從手邊起，所謂「遠處着眼，皆處着手。」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的，大家從現在所做的事做起來！換句話說：就是不說空話，不吹牛皮，不擺架子；要實事求是，要切切實實的幹！幹！幹！

以上三點，是現時代的工人們所應該具備的！我也知道我們工人，大家很明瞭，不過覺得責任太重了，負擔不起來，但這完全是時代轉變而然，無庸怕的！怕亦無用！並不是我工人願意負擔，就挑到身上來，不願負擔，就能逃避了！

至於頭腦清楚的工友們，大家覺得這是逃避不了的，可是常常深深地感覺到能力薄弱，學識不夠！那末我們何不到職工學校去讀書，一方面還有各種研究會及學生自治會等組織。不但學識方面，可以得到解決，還可以訓練我們

運用國權的能力，成一健全的國民，嗣後可以自動的起來組織各種合法的團體，肩負起時代的使命，在勞資合作的原則下，來表揚我工人的力量與偉大！

另外一羣

後生

黃昏時，灰色的氣氛，浸沉於靜穆裏。

那怪物似的輪船，這時也停止了他的工作，靜悄悄的伏在引橋後昏黃水裏。龐大的煙幕，猶慢吞吞地吐着黑霧，熾熾地昇上了空中，又消散在茫茫的宇宙中。

在雄巍的鐵橋旁，一個土丘似的草地上，黑壓壓地排滿了一羣人們，這人是那樣的多，又是那樣的異樣：他們不像是什麼學校中的參觀團，也不像是站台上等候車的旅客，他們的精神都是非常疲乏和憔悴，他們的衣服也是破爛不堪了；而且，有的是光着腳赤着膊，有的腳下僅登了一付刺硬的黃草鞋……這表明是些飽受風霜而營養不足的難民。

他們是和都市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的人。他們生存僻塞的鄉間，他們每天祇知浸在田間工作，一年到頭的

勞苦的工作，所以他們的終天所希望的以及所想像的，無非豐年足收，全家不致受飢荒和寒冷。他們從來觀過所謂文明的玩意什麼火車，洋橋，輪船……雖然亦常聽由都市中歸來的遊子，講述都市是如何的壯觀，一切一切是如何的奇妙；但因為忙碌，總也沒有身臨其境的幸運。——即是在冬暇或年節的機會中，他們也祇了念到錢的不容易獲得，不肯破費如有閒者一樣到都市觀瞻觀瞻。除非，除非在遇着意外的遭遇，使你不得不逃命到都市的時候。

他們在涼風颯颯中，像泥胎一樣，都死板板地站在那裏，瞪着柔懦的眼光，老是呆呆的凝望着。也並不作聲。好像這橋上隱藏着無限的神秘（？）他們看到那裏巍然大物的洋船，巨龍般的鐵橋，以及橋旁汨汨蕩流着的江水，也許他們都覺着莫明其妙，在腦海裏嵌下了許多「？」號。……所以儘是笨伯似的帶着驚奇的眼光釘望着。

他們佇立的時間太長了，也許因為營養不足而致休弱的關係吧。有的竟頹然蹲在草地上，想藉以鬆解一些疲乏的筋肉；但不幸被橋旁的警察看見了，他們像罪犯一樣，被驅逐了，申斥了：

「你們這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堆在這裏作什麼！」

……快滾去……快滾去……

從橋旁那裏飛奔來一回武裝的警察，手拿着一枝黑色粗大的「警棍」，雄糾糾氣昂昂向他們趕來。

「啊：先生，我們是××河挖泥的工人，我們都是由鄉下來的……沒有望過這洋橋輪船……我們覺着很希罕，還是請先生讓我們望望吧？……先生！……」

「啊！什麼，沒有你們這些人看的……不聽，要打的呀！」

那位先生似乎已有憤憤然了。講這些話時，鬚子抬得非常高，完全帶一種官長責斥小兵或者老師申斥學生的樣子。當他說到那個「打」字的時候，聲音更是宏亮，好像咆哮一樣。表示自己一種極端嚴厲的態度。

那些，一羣未曾見過都市文明的一羣，他們都帶着一種乞憐的神情望着那位，先生」。其初他們希望能得到寬允，好飽嘗了他們的眼福，但一聽到了「要打」的命令後，終於像羔羊似的都哄哄然去了。

二

混濁的洪荒，儘是無情地向東蕩漾着。初春的東風，輕輕地掠過了江面，激起了一層一層的微波。這微波由寬

闊的江心起來，一直浮到潮溼的沙泥邊，在每一個波浪碰到了那無情的灘沙時，發出一種低微的抵抗聲，馬上，就又旋渦回去了。但等觸到第二層的浪波來時，就被激得漸漸消失了，當那每一個外國兵艦或者輪船來的時候，更能激起巨大的波浪，這波浪可以激沒了渡江地微小的民船，還可以在激沒了民船的時候，仍然無阻的撞在遠遠地岸邊，發出一種驕傲的聲音。同時，也可以那頹灘的沙泥，更擊坍下一層軟弱的散沙。……

在這洪流的北岸，支出了一條修長的枯河，這河，也許是因為久年被巨浪和濁水的侵蝕結果吧，整個的河身，已被淤灘得幾乎容不下了船隻。這時，在那河的正前方接江的匯口處，老是有了一個怪獸般的挖泥器，盤踞在那水裏。一天到晚忙着她的工作。牠伸長了脖脛，伸在水底張開嘴銜滿了泥求以後，便發出勝利的滿意響聲，嘩嘩的又浮了上來。然後慢慢地吐在木作的空船內。空船裝滿了時載往遠遠的地方，再由船內挖出拋在水裏。如此，終日不息地循環着牠們的呆板的工作。

離那怪物約五六丈遠的地方。堵塞了一個厚牆似的橫壩，阻住了那昏黃的江水的侵進。在那潮溼的橫壩左邊河

身中，像螞蟻般的堆滿了無數的工。遠遠的望去使人疑爲是多足虫類的動物。一條曲折而修長的河內，黑壓壓地一直堆排得超過了人們的視界。誰知道他們的勢力範圍究竟到達了那裏。

他們和那挖泥的怪物一樣，終日裏機械的擾動着，工作着。嘴裏喘呼着「抗晴，抗晴」的呼聲。額上淌着淚珠般的汗水，他們都赤着腳，把濺滿了泥點的褲腿挽到膝部以上，暴露出棕色的大腿，在涼涼的泥水中跑來跑去，跑去又跑來，搬運着沉重的泥塊；有的却永遠是偻着腰垂着頭兩手握鐵鏈，在竭力地掘着一塊一塊的泥土。——他們掘起來以後，用力地將泥土拋在那竹編的箕筐內，然後讓另一部分人挑棄在河外遠遠的平地上。於是那平地上又增添了許多崎嶇的泥丘。

他們如此地不息的工作着，每日裏除了很短促的吃飯時間可以藉以休息外，另外沒有給他們預備一會兒休息的機會：從朦朧的晨曦中，就有一種隱痛的抗晴聲發出，一直到暮色沉沉的下午五點鐘，才漸漸地息下去。當然他們也並非感到極度的疲倦，祇是因爲他們有時想偷偷地坐在地休息一下，但又恐怕被那猙獰面孔的人頭用藤條向背

上：打；或者在被：打之後，又讓回家，以致使全家的家屬爲他受苦。

他們每在想到家鄉的天災人禍經濟破產的慘狀，以及自己全家人口都在嗚嗚待食的飢餓苦情……使他不得不茹苦含辛地幹去。那願得自己是如何的受打受累。他們希望如果能一天多給他們幾個錢，那怕一天是廿四小時永遠不息的幹去。

三

那些持着藤條的監工們，多半好像肥頭大屁股的商人模樣，他們分散在這羣衆的中間，總是格格地顯得異樣。衣貌不像那些羣衆那麼底不講體面：他們頭上是戴着很合適的美雅的禮帽，有的，鼻子上還嵌着一付養目的水晶鏡。身上雖不是什麼長袍大衫，却都是綢緞和嗶嘰類的適體底短衣。脚下的皮鞋及襪子，也非常的干淨。他們的臉色，也不像工人們那樣的黝黑粗陋含着一種沉痛的表情；他們究竟是因爲未曾受到風寒的摧殘，以及飢餓恐慌的憂懷，所以他們臉上是白晰的，而含着一種驕傲的欣滿的。雖然，有的籠罩着一層灰色的煙容，但也並不見得如何的枯瘦，這一切表明他們終久是生活在特別境域中的另一種人物

他們三三兩兩在兩岸上躡躡着。一面互相垂着頭，嬉笑着，噤咕着，好像在討論什麼秘密的事情，一面卻飄着偷竊似的攫奪的眼光，窺視着正在流汗的羣衆，雖然他們有時是無目的的張望，但是但怯順柔的羣衆們，在衆目偵伺之下，也不敢有片時的偷賴休息。

在一顆低矮的柳樹下，靠了兩個正在密談的監工，他兩也許有重要的事情在商量吧，臉上卻表示一種嚴厲的神情。一個工人，爲了要探破他們的秘密，一面努力地掘着泥土，一面側耳靜聽着他們的話音。

「……………」

「這兩天怎麼樣？……………」一個煙容滿面的矮子講了。也許因爲某種事情的纏繞，求得睡足的緣故，眼裏還黏着一縷縷的紅絲，眼皮也開張得像一條線一樣，表示一種極頹廢的樣子。

「昨天晚上，哩……………」虧你在背後給我來個眼色，把那「紅中」留下了，不然……………」

是那胖子的聲音，帶着旗口吃的滯音。他在說話時似乎也非常用力。但似乎也用力愈說不出字來，弄得那紅

腫了似的臉，愈越紅腫起來了。紅腫之間，似乎夾雜着一種鬱鬱的悶氣。他睜着那紅紅的眼，有時釘那對面矮子一眼，有時却向四下張望一下。手裏持着一根長長的軟籐條，說到後邊一句的時候，在那樹皮上一連敲敲兩下。似乎是一種忿恨的表示。

「嗯……………」說也奇怪，爲什麼你昨天的牌，老時起壞的呢？……………」你一共來了十六圈，共總就沒有見你來幾「呼」……………」

「她媽的……………」誰……………」曉得是怎麼會事呢？……………」倒……………」倒霉罷了……………」他又在樹枝上敲了。

「一共下來，輸多少呢？」

「咱算算來，差不多有……………」有他媽的一百五十元吧！你聽：輸給老趙六十五，楊義四十，還有張事務員四十五元。呵！算……………」算來，他媽的一百五十元還出頭呢！」

「……………」帶煙容的矮子將頭搖搖兩搖。似乎表示惋惜的樣子。

「……………」半月來，……………」我一向沒有倒過這個霉！」

「……………」其實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哈哈，一個禮拜的

時間，就可以補得上……每一個人，扣上他媽的一角，此外再多報幾個空名子，這樣裏外外不是就可以每天多吃二十多元嗎？……今天晚上怎樣？再來一下好嗎？我們還可以在小嬌鳳家裏，好吧？……哈哈……那小丫頭生得還不壞。機靈靈的媚眼，白哲哲的面皮……」

「不……不壞到不壞，祇……可惜年……年紀小些……哈哈……」剛才的憤悶的意思，此時已煙消雲散了

「小倒亦不小了，今年不是已經十五歲了嗎？雖然，不便那個……但燒口煙，沖杯茶，不是滿好的？纖細的手指……哈哈……」

「哈哈……那末，今天……？」

「我替你決定吧！再去一趟！」

（未完）

初小教師

佳萍

雲兒知悉：

正擬去信召汝回家，適接汝來稟：內稱距家遙遠，往返不易，暑假暫不回家，以便專心學業，俟年底歸省等語，立意尚屬正當，措詞亦頗婉轉，余心甚喜！唯天不即人

，家道日衰，汝已不復能求學矣！

今年入春以來，天風亢旱，雨量甚少，麥收幾已無望，幸於夏初始得甘霖；然而收成已大為減少，上上者每畝僅收二斗耳。麥收雖歉，幸早禾播種，故人心尚定；孰意自播種至今，兩月餘滴雨未降，烈日炎炎，如同火炙，旱風時吹，酷熱異常，不惟晚禾不得播種，而早禾亦盡枯死，赤地千里，人心惶惶，因麥收甚壞，各家存糧無多，皆不敢盡力飽餐，故有食糠者，有食樹葉者，有食野菜者，甚有鬻妻賣子而逃諸四方者，隣大張老二為人忠厚，素以租佃為生，不幸竟於前日到西鄉將髮妻密秘賣掉，吾聞之不勝為之悲膽！吾家雖尚有少許存糧，然來日方長，終有不給之時，故為久遠之計，現亦拌糠而食。如在常時，每餐少一不美，輒食不飽，然此時食糠，反覺香甜，蓋以腹中窮乏之甚也，諺云：「福不雙至，禍不單行」連年為汝求學已負債百元，現債主催索甚急，不得已我與汝母計議：一方將家兩十畝地賣去還債；一方將汝召回，另謀職業，以幫助家庭，故汝已不復能求學矣！

令汝半途而廢，余心甚悲傷！回想汝之升學也，本非余意因余自知不勝其負擔也！嗣經親友旁勸而汝求學之志

又切，於是遂應汝請求，投考省立官費師範學校。不意錄取之後，校制忽改，前三年變為初中，完全自費；但汝既已錄取，余非視小之人，即多費幾元，亦所不惜，仍令汝就學，因余對汝之期望甚殷也！

余固知汝之苦惱悲痛也，然余比汝之悲苦尤甚！每當汝上學時，因學費問題，東措西借，兩年來心已用瘁，今忽功虧一簣，能勿悲乎！然有志者事竟成，昔匡衡鑿壁，於貧困中尤能矢志向學，蓋有志者隨處皆可求學也。再者我與汝母已近暮年，不勝家務之煩，而汝又無昆仲，故汝見字後務須即時旋里，以分家憂而免懸望，是為至要！

父手字

在一個午後，我剛下了心理學的考試，便接到這封家信，我翻覆地讀了數遍，我張着大嘴哭了！還有什麼辦法呢？——家鄉災荒的景象，家庭窮困的情形，父母愁苦的面容，一時都映演在我的面前，我哭着，周身起着癢癢，唉！還有什麼辦法呢！父母都已偌大年紀，衰落的家庭，又逢這樣的天災，我能不顧一切嗎？！唉！天哪！完了！一切都完了！……

在混亂的心情裏，馬馬虎虎完畢了考試，我便開始向

着這坎坷的人生道上奔走着了。

失學的後半年，在家幫忙父親過着窮苦的日子。因在這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的情況下，一時找事很難。幸秋間落了雨，我便學播種麥子，開始練習着農夫的工作，難關總算過去了，翌年我便過起褴褛——小學教師——的生活來。這一年又很快的過去。誰知人生多難，世事多乖，第三年我便又走着厄運了，現在讓我把這一年來的生活展開在這裏吧！

這是我做小學教師的第二年。

我們的學校，是董家的一個閒宅，院子很小，把一輛大車都轉不過灣來，然而房董還偏偏在牆的角落裏堆一堆麥穗，麥穗前還有一個糞坑。因為在不相襯的大門洞一旁還有個磨棚，磨棚中時常積許多牛糞，等牛糞過多時便再弄到糞坑裏去發酵。在糞坑對面的三間土廁所——這院裏獨有的房屋——便是我們的教室了。

三間土西屋——我們的教室——的正中，是兩扇多年的破門，門板順着木紋密密地深陷着一道道的溝，正像窮苦的老太婆的臉。上面被小學生塗滿了一塊一塊的黑墨。其餘兩間安着兩個壞了幾根棧的方格窗子；一個窗子緊靠

着廁所，屎的臭氣和亞莫尼亞的臭氣時常侵襲進來；另一個窗子却巧被磨棚蓋住，把半個屋子弄得黑洞洞地，同時牛糞的臭味和牛蹄踢起來的塵埃也慢慢地飛進來。

因為院子小，又是兩扉大門，所以院子很淺，自窗戶眼裏便可以看見污穢地街道。街道南邊是一片空地，和多年前的——個鹽土崗子，鹽土崗子上堆滿了炭熏，碎磚，破瓦，垃圾……空地上却是好幾個糞堆和一個大糞坑。各糞堆的周圍又繞以乾……的棗格針，這是農夫保護糞堆和防禦雞子的一種好辦法。但是雞子似乎太多太乖了，牠們飛過乾癟的棗格針，仍能在農夫們寶貴的糞堆上開托發現牠們寶貴的糧食；而且牠們似乎是故意向農夫們挑釁，不但把糞抓得更遠而且把棗格針都弄得離糞堆遠遠的，所以每當我夜間正向學校走的時候，便會突然踏滿腳的溼牛糞，同時棗格針又當住我的去路，使我在驚慌不定的心情下，還得把棗格針慢慢擇開來；幸虧是乾癟的棗棘，針刺多半脫落了，尙不至有大危險，祇是弄兩手臭氣難當的溼牛糞罷了。

在鄉村裏磨是很少的，而且我們學校裏這盤磨又湊便，所以牠——磨——很少開着的時候。呼——呼——呼——

——整天儘聽見牠響。在我疲倦的時候，牠的確對我有莫大的好處，很快的就把我催眠了；但當我講書的時候，牠的聲音和牛踢起來的塵土，却一齊攻進我的腦子——講台正對着磨棚——使我覺着頭暈；尤其在我心不靜的時候，牠更會幫助我心煩意亂。唉！牠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直到現在閉起眼睛來，還能聽見牠呼——呼——呼——地響。

有時磨休息了，覺得頓時清靜了許多，院子也好像開闊了一大些，若是在午後，我的小朋友們便把牠——磨棚——當作自修室，因為教室裏已是黝黑了。

剛過罷麥忙，農人們都忙着用大車往田裏拉糞，於是我們學校的大門洞在夜裏便常常有一輛盛過糞的空大車。因為董家的糞堆，就在門前，為方便起見，便暫時把大車放在這裏。這窄狹的院子更窄狹了。

已是盛夏。學校周圍的空氣更壞起來。發了醜的糞坑，臭氣橫溢，刺腦欲嘔。有人走到這裏，必要掩着鼻子跑過去。夜裏，很黑。我忘記門洞內大車，掩着鼻子閉着氣一直跨進校門：——我的頭不歪正撞在車轆上。我裂嘴摸摸前額，已是鵝頭大疙瘩了。

因這些倒霉的事情，我曾幾次想向其他董家提議喬遷

，甚而想着改行；但一想起過去的經驗和鄉村住宅的缺乏來，我不得不把嘴牢牢閉着——實在地，近幾年這個鄉村——不！許多鄉村都太窮了，房子和人一天天的少；只是添了許多拆牆的破牆頽垣和淒涼的落房土。

開學的時候，我還有二十五個學生。但天數愈多學生却愈少了。最後祇剩了十一個學生。我心裏非常難過！我想我的學識淺薄教的不好吧？不！絕對不是！我每天要給學生上五個鐘頭的課，而學生的功課都很好。督學來的時候不是說：學生的成績都很好，可惜人數太少嗎？家長們不是也常竊竊議論：「這位先生教的很熱心，小三子才上學幾天講寫讀全會了」嗎？他們不是有句結論說凡是年輕先生都是很好嗎！是的我熱心，我教得不錯，我也敢這樣的自信，然而學生總是一天一天少起來。他們——家長們苦笑着現出一副怪難為情的樣子說：

「先生！我這個學生很好，問他那裏會到那裏……：——可是——唉！老天爺又瞪起眼來……：實在幹不起，先生！我想叫他……：不過督學來時還可叫他攬學」

「先生？這幾天又沒柴燒了，但又買不起煤炭。我想叫他拾幾天柴再來好不好？先生！您看？」

「唉！先生！說起來實在對不起！開校時候，董家問我，我沒敢應許；但他在旁邊非要來不可，一時便叫他來了；可是不瞞您先生……：實在連工夫也擋攔不起啊！他今年已經十歲，他二舅是鐵匠，我想叫他去拉風匣去！」

我沒有話好講，只從鼻尖裏……：哈着，我的可愛的好學生，一個個的走出去。

最初。還有兩個大學生替我燒茶看火，後來所剩的十個學生，頂大的只有八歲。他們祇是和小麻雀一樣，吃飽了一二三跳地，不愁天不愁地，天真爛漫，什麼也不懂，連屎尿都得我照顧他們，於是我除了當校長兼教員兼工友之外還得兼保姆。

學生雖少，程度不齊，分了三級，每天簡直要上七八個鐘頭課，而且一年級有好幾個笨孩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他又忘了，真急得我的頭髮尖上都想冒火；但又不發脾氣，一發脾氣，小心靈便更愚笨了。所以氣得我的兩腿發酸，還得忍住性子沉下心呈出慈祥地笑臉諄諄的教他們。鄉間有句俗話說：「板蛤蟆嘴難」我看教小孩比板蛤蟆嘴尤難啊！

如同叫街的一樣，叫得舌乾口渴，周身疲憊得了不得

，還得去做廚子的工作。

督學先生要來了，東家忙得手腳不着地：跑到田野，跑到學生家，又跑到學校，在搜羅糧學的。這時我有心不管他媽三七二十一：我也不找學生，我也不管你督學來不來，我當先生的不能這麼低三下四——我怕什麼呢？督學嗎！你查你的學，我教我的書，這幾個學生憑你隨便去問，我還怕你呀？註！督學？……但我一想起年老的父母，黃病的妻子和哭着喊糖的小寶銀來，一想起今年的年成來，我的一般趾高氣揚的心理立刻退避三舍了；我想學生的成績天好，但只有十一個人，與人家規定的人數——二十五個人相差太遠了，無論如何交代不下去；即便督學先生因我的交涉或許不會把學校解散，弄個每月四元錢的老丁等也就夠受了；而且……生少書修有限，一家的民生問題如何解決呢？再則東家這樣熱心，我自己反倒漠不關心若無其事的样子，未免太不近人情，於是我一面叫學生們趕快溫習功課，一面命大一點的學生去叫他們的小朋友。反正現代社會是這樣的：誰不欺騙虛偽，誰便沒有飯吃！——年老的同業不是更酸嗎？他們的學校不是更糟嗎？

七七八八東溪西叫又來了九個學生。加上原有的整二

十名，反正現在是瘡敷與盛的時候。

這九名學生有的是我春天會教過的有沒教過的。但他們粗糟地黝黑地而且滿是塵土的手臉和剛換上的一套不合體的半舊不新的藍學生制服則是一樣的。他們走起路來仍像拾柴一樣一竄一竄的，一副藹藹樵採之氣完全畢露，一點也不像是個學生。我心裏又不高興又急，但有甚麼辦法呢？

驟然添了九個人，等時熱鬧起來。尤其是前排的小孩子更快樂得跳躍起來。他們沒有書，他們爭着把破爛的一冊國語給他他看。但小孩子的快樂終於被我制止——督學大人來了。

督學來的時候，約是下午三點鐘的樣子。幸喜他略問問就走了，一顆跳到喉嚨的心一下子便放下來——其實我並不怕他問，我最怕他住下和吃起飯來。

督學走後我很得意，因為學沒有查疵。但後來才知道我的學仍然是丙等——唉五塊洋啊！……真教不得了！

我們的教育局長頒的新章程說：本縣因教育經費奇絀，另行頒佈新辦法：把全縣各學分成甲乙丙丁四等，按月薪計算，每季發一回；甲等者，七元，乙等六元，丙等五元，丁等四元，由教育局發給，其餘由學生每人每年給先

生拿書修一元，如此，不但教育經費可以減輕多增幾處學校以合教廳的吹求，即教員的薪金亦可增到六七十元以至一百元。教育當局覺着這種計劃和章程是再完善再滿意都沒有了；可是，却苦了一般窮學生和先生，因為這樣一來稍窮苦一點的學生都裹足不敢踏進校門，所以表面上雖然增加了十幾處學校，事實上學生的總數却大見減少；至於教員一方面呢，因為學生少，束脩自然不能多。同時被督學認為成績不好，祇能領丙丁等的薪。再說，學生們難去照章老老實實拿書脩呢，這年頭兒？——他們頂多拿上五毛或者送點米麵給先生。當先生的也不好爭，不是鄉親便是親戚朋友怎好爭呢？於是當先生的就更「清」更「苦」了！

去年在馬灘，馬馬虎虎算過了一年：家裏也有飯吃我也有錢買書報看，物質與精神都還痛痛快快地；但今年呢？唉！章程一改，馬灘的學首先關門大吉，於是今年只好在本村敷衍着；但怎麼敷衍下去呢？學生又少，又無書脩，年頭又壞，幾畝不耐旱的鹵田，禾苗早早枯死了，一家的生活簡直都成了問題呢！

「炎炎熱日尤好過，金風刺骨實難熬」，可怕的嚴冬終

於到來了，朔風像利刀一般，刺破窗紙，鑽進骨裏；大雪像鵝毛一樣，飛進屋裏，真是冰天雪地寒氣逼人，小學生照例於雪天不來上學，只我與老房東對膝圍爐；但在這空大的屋子裏，火爐早失掉他的烈力。我全身縮成一團，心裏在冥想將來年的什麼，老房東抽着旱煙管，嘴裏不住的噓——哈——

老房東走了，黑影慢慢自牆角伸出手來，風仍吹着，雪仍下着，我一個人也冲着雪跑回家去吃晚飯。

縮着頸，捧着碗，熱氣騰騰地麵糊塗溫不暖凍僵了的心——小孩更怕冷——直哭。

跑回學裏，老房東已鑽進被窩裏去，頭對準爐口，看着紅紅地火抽煙。他見我來了。嘴裏噴出一口煙：

「唉呀！睡晒先生！好冷的天」一口又啣住旱煙管。

我沒精打彩地哼了聲也趕快睡下，頭蒙得緊緊地。

半夜。抬起頭，看一眼，屋子裏漆黑，窗外的雪發着光亮，窗紙，噼噼嗒嗒地響，老房東在大皮襖下發着鼾聲；看看火爐黑黑地。忽一陣冷風刺進來，直刺到腳跟底。只得重新蒙住頭，兩手緊緊按住肚臍，裏面發轆直響。我心裏儘在煩思着。緊縮着，再也睡不着。

時光過得真快，冬至節過去，倏然又到了廢歷年關，這個年關與往年不同，在往年人們都是臉上現着一付欣喜的表，忙着請神買年貨過節，今年却大大的不同了，人都曬錢緊，到了除夕，商人還堵門索債，躲債的也不敢回來過年，鎮上好幾家飯店糧店因為起不來賬都關門大吉；在我去過年節時，也只知道貼對子買年貨歡喜起五更，現在我却曉得這是個難關了，而且是個大難關：我眼看見家磨白麵，請神，割肉，自己的家裏却只有前天糴來沒有吃完的三斗米，和四斗玉蜀黍，把一個麥子粒也沒有，想向東家借幾元錢割點肉糴一斗麥子，但己多花人家五元錢了，怎好再去張嘴？而白麵和肉……等等又一項不可缺少，因然，我和妻子正在壯年，無論怎樣？都好遷就，可是還有親戚朋友老父小孫子呢？唉！我想不到做人這樣難！年關又這樣難過了比吳子胥過昭關還難，我的眉頭老是鎖着，最後還是東家給打破了難關——他替我借了十元錢的債，三分利息。我這是第一次借債，當我寫：「立字人×因為不便……」的時候，那筆尖好像是毒辣的刺，畫一畫戳進我心之深處！

除夕過去，元宵節又到，但仍未聞東家有成學的消息

；只聽爆竹聲聲地響，心裏不禁感着前途的渺茫與悵惘！

夜 行

健秋

家人的白眼，鄰人的白眼，一切人的白眼……逼我踏上了渺茫的旅途。

說起「走」我感到了無限的空虛，但同時我亦感到歡慰，我想，我將逃出了一切人們卑薄的眼光了，——我受人們這卑薄的眼光，就像乞兒們受着嚴冬的烈風一樣。

約定起程的日期，就在當天晚上。

「爲什麼夜裏走呢？怪冷的。」我曾這樣疑惑的問着瑜

。「明早還得趕火車哩。」這麼一個懇定的句子掃淨了我滿心的猶疑，因爲我平常是極相信瑜的。

化了整上午的工夫，才算收拾好了散亂的行李。我的東西到不多——一個褥套，一個包袱，其餘那幾隻皮箱，和被捲，都是瑜的。

吃過晚飯之後，黑暗已遮遍了地面，因爲沒有月亮，所以天間愈顯得黑黝黝的。可還不到起身的時候，本來我和車夫說好的十二點以後才走呢。

我疲倦了，伸一伸懶腰，打了個呵欠。

「你先睡一會去吧！秋兒，天還早著哩！」從母親的眼裏，射過來愛憐的光茫，她見我打呵欠，於是憐憫般的對我說，看來他心裏充滿了離別悲痛的情緒。

妻正在房裏補襪。見我進去，慌忙的針線，往常照例是問這問那的，但這次她卻沒有作聲，看來他的心裏也充滿了離別的悲痛吧！

她，雖然是個舊式女子，老實說；我並不嫌她，平常我們的感情就挺那個的。本來麼，我不敢相信自己是個新人物，沒有錢，沒有勢，也只好配這麼一個呆頭呆腦的村婦，然而對於他的溫存體貼，我卻不能承認精神上得到了一部份的快慰。

「睡覺」我坐在床緣上。

「不走嗎？」妻發着悲悽的囁音。

「走，還等一會，」我聲音有點顫，心裏像是壓上一塊鉛石。

正在睡夢方酣的時候，聽到了母親的呼喊，於是匆促的脫出妻的懷抱，妻，好像受了驚嚇，身體顫動一下，也醒過來了。

「走嗎？」妻揉着一雙惺忪的眼。

「走。」

她下了床：

「你，給你這個，」妻遞給我一個紙包。

「什麼？」我隨手接過來，覺得陳膿膿，妻沒回答。

我猜着了，那紙包裏一定是錢，——妻送的盤費，我想再給他的時候，然而妻怒了，她說這是看不起她，硬硬的把紙包奪過去，又硬硬塞在我的口袋裏，——真慷慨。走進母親的屋裏，瑜已經早來了，他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手掌拖着嘴巴，一副不奈煩的神氣。

「你還不多睡一會，天還很早呢，走了後可就一年兩年的不回來啦。」瑜頑皮嘲笑我，母親在旁邊苦笑了，

「車夫還沒來嗎？」我臉向着瑜問。

「行李都搬走啦！」他還是那麼怨聲怨氣的。

黑暗的道道上我們不停的前進着，甜密的家庭，漸漸的消逝在黑暗裏。

走在一條羊腸小道上，這時通城門的捷徑，然而道道上卻鋪了石子與草根，我和瑜有時跌一蹶，因為天色是大暗

了，後來我們互相扶持着，終於才到了莊嚴的城門下。

行李堆在道旁，車夫們都躲在門洞裏取暖。

個黑衣小兵，槍筒拖着嘴巴，正靠在牆根下呼呼的睡。

「喂，開門。」瑜走進那小兵的身邊大聲喊着，

「唔……唔……唔……」小兵抬了抬頭，接着又低下了去。

「喂，開門呀！」瑜用手推一推小兵的肩膀。

「啊……啊……有……有……有護照嗎？小兵睜開猜惡的眼，斜着腦袋。

瑜怒冲冲的拿公安局的符號：「你睡昏了？狗東西。

（因為他是公安局裏剛辭差的科員）

小兵向符號看了看，接着又瞪了瞪瑜的臉：

「噢李科長，」退了一步，拍，一個立正：「科長那裏去，」

「出差」瑜又死死的釘了那小兵一眼。

出了城門，道路平坦了些，然而冷風猛烈的襲過來，實在難受，車夫搯了行李，氣喘吁吁的擦過我們的身旁，停在一家店鋪門前，那裏放着兩輛空車子，旁邊還蹲着一

個人的暗簷。

我們走近了的時候，那條暗影站起來了，原來是振華商店的劉老板，長清縣有名的好商的

「走嗎？」劉老板靠近瑜的身邊問，我看不清他的臉色，聽口音可是很嚴厲。大概他是特地到這裏來等瑜。

「走，上濟南，」瑜很坦然，

「那麼清一清那條帳吧？」

「等我回來着」

「不行，明天我們要結帳哩，」音調更加嚴厲了。

「現在沒有錢，」瑜也有點氣憤。

「沒有錢叫你走不了。」

「你叫我走不了，能怎樣？」瑜說着，走到車子旁邊，催着車夫裝行李，

「哼，」劉老板雙手卡在腰裏。

「喂，劉老板不要這麼不講面子，李先生明後天就回來，現在沒有錢，你能怎麼着他呢，行李吧，都是我的，我見事情弄僵了，於是插進去調解。

「要走，」劉老板堅決的說：「總也得留下個借據才行，」

「好，給你個借據，」瑜搶着說。

自然囉，在這個場合，沒有第二個人，保人的担子，就擱在瑜的肩上。

事情了結了後，我們就坐上了車子。

「他媽的，這個小子真混帳，」瑜這樣地罵着。

走出這條灰暗街道的時候，有幾條兇狂狗狂咬着追上來，但牠們都在後面尾隨着，並沒有阻礙我們前進，所以我們都不理會，不久，牠們也就鳥獸散了。

來到一個山口的時候，月亮已經昇上來了，瀉遍了灰黃月光的原野，就像沉浸在蒼茫的大霧裏，車子猛然的停住了，於是我從昏睡中驚醒過來，瑜亦已經下了車子。

「來到什麼地方了呢？」我這樣無意思的問着，一面下了車子。

「北突泉山口，」一個車夫氣喘着答。

我們幫着車夫將車子擁過山口來，道路可就難走了：一些泥濘夾雜着些馬或驢的屎糞，不時會拈下我們的鞋子，簡直拉不動腿，所以我們沒有上車，有時過到一塊更難走的地方，連車子亦拉不過去，於是大家夥兒又用死力的拉和擁，這麼走了半里路的光景，車夫，我瑜，都已疲乏

不堪了，卻巧前面不遠的地方又是一個灰暗的山口，於是我們在路旁的一塊方石上休息下來。

靜寂，靜寂得能夠聽出彼此內心的跳動和熱血的奔騰，在路旁的叢草裏，偶而還會有蟋蟀們幽揚的鳴聲，可是以徑很微弱了，啊蟋蟀們，死神已快踏上你們的頭了，然而你們還在醉生夢死的彈奏着快樂的歌。

在我們促喘稍緩之後，我們又興奮的開始前進了。

山口漸漸的移到面前，那裏有一點紅暗的火花向我們挪過來，看來這倒沒有什麼可怕，然而，車夫們都已驚駭了，前面的一個先停了車子；從車毯下拿出一生滿鐵鏽的氣管。

「喂，夥計，山口上有壞人」前面的車夫向後面的車夫說，

「壞人？他媽的幹了他，」後面的車夫一面向山上瞧着，一面伸到我腳下的車毯裏摸索，大概也是拿氣管子。

「有壞人嗎？我們還是不過去吧？」瑜害怕了。

「那怎麼辦呢？」我怕，有點躊躇。

「不要緊，一個兩個的吧三四個人還怕拚過他嗎？」車夫們說着的時候，已經很快的跑起來了。

由於車夫的激發，我平息了一下呼吸，於是也鼓起了勇氣。

在山的角下，我們又下了車子，一個車夫首先跑上山去，他是到那裏探一探風色，我們幾個很担心的望着那漸漸模糊了的影子。

經過很久的沉默，在山頂上忽然傳來了哈哈的笑聲。接着是一聲宏亮的呼喊：

「啊，不是呀！不是呀！」

車夫的影子又隱約的可以看見了，他慢慢的向山下蠕動着。

「咳，他媽的可真嚇死了，一輛壞了車軸的大車，」當那車夫來到山下的時候，他得意的嚷着，同時又駕起了車子。

我深深的鬆了一口氣，身上像放下了二百斤的重擔。

很平安的過了山口之後，景像就又不一样了，這裏不像以前那麼荒涼，道路，很平坦，松林，很蒼翠，偶而，還會有一片泥濘來阻礙我們的時候，那已不為我們所憂慮了。

離目的地大概不遠了，因為我們已經可以所到清脆的

軍號，並且可以看見那高大的煙灶了，太陽的第一條光線，就好像從那裏射過來，射在空中，道上，人世，我們的身上，於是鳥兒開始歌誦了，我們就在這萬籟將醒的時候，興奮的喧笑着嚷叫着，前進着……

一九三五、一二、

與友人討論讀書問題

陳少雲

志英老哥：接到你的來信，知你因讀書問題不能解決，非常的煩悶，甚至對前途，感覺灰心。你這種痛苦，我，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你的態度，似乎已走進「悲觀」的途徑，這是青年墮落的墳墓啊！那可嘗試呢？

你的灰心，不外下列三點：1. 幼年失學，自己的學識不能應付社會。2. 有心補習而時間不許可。3. 經濟困難，不能盡量購置參考書。據我所見到的以及我個人的經驗，寫一點給你作參考，一定你很歡迎吧！

1. 青年失學，本來是人生很痛苦的事情，在這教育不普及的中國，除少數貴族資產階級誰能得到求學的機會呢？但決不是除了學校，就絕對沒求學的地方了。如負薪的買臣，鑿壁的匡衡，他們當時的環境，或許還不如我們，

以後都有很好的成績；如 孫總理，他也未在什麼大學裏畢業，因為他有「艱苦卓絕」，「自強不息」的精神，後來也成了大政治家，同時也成了大學問家，這不是很好的例子嗎？

2. 我們服務社會的人，當然要替公家做事；據我所知道的，你每日辦公時間不過八小時，除休息，等等外，提出二小時來讀書總不算多吧？如果能多寫多作多看多記，長久下去，一定有很驚人的成績，如果爲事實許可三小時四小時！那更不可以道里計了。我們的讀書，原不能像「公子哥兒」似的汽車接汽車送；讀的多了又怕傷腦筋。只好下「頭懸梁」「錐刺股」的決心，給他一個「苦讀」「硬讀」「蠻讀」，恐怕得到的益處比在學校更多呢。

3. 中國在這「僧多粥少」的時候，「窮」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爲經濟所限制的何只讀書一項呢？學問的範圍那末廣，書籍種類又那樣多；如果像開店的樣子兼蓄並收起來；別說時間，經濟所不許可，就是精神也來不及了。未讀書以前，要了解我們是因爲做人而讀書，那些與人生無關緊要的，儘可不讀。譬如我現在想研究社會科學，只把關於社會科學最有價值的書，買一二本看之，每月有一元至二

元的書籍費已夠了；你總還容易辦得到吧！還有凡是一個機關裏報紙雜誌是少不了的，你每天把你所最需要的去研究一下，不是不費一文而得到很大的收穫嗎？

總而言之：要確認人生是偉大的，能創造一切的，雖然環境惡劣，要鼓起我們的勇氣，去改造牠，不要爲牠所支配而屈伏，就是「煩悶」「悲觀」究竟又有什麼益處呢？你看對嗎？我倆所犯的毛病大致相同，可以說是同病相憐了！你有比較再好的辦法，寫一點給我互相探討鼓勵，以求得最後的勝利！就此祝你快樂！

你的學弟 雲上

在鴻興池裏

劉照福

當我走到鴻興池澡塘子的門前的時候，一個穿灰色軍裝的大兵從拐角處轉來，緊隨在我的身後，直向鴻興池的門口走去，所以當時我知道他也是去洗澡的。當我用手揭門上掛的棉簾子的時候，他卻早從那一揭起，拍的一聲，却先進去了，反把我的手臂震動的很痛，我望着他的後影，笑了笑，便也跟進去了。

「二位一事麼？」一個伙計很客氣的問他

「誰？……誰和他是一事啊！」他回過頭來，望了望我，臉色變了，兩鬢間的青筋突起着這樣說

結果他坐在那邊一個雅座裏，我坐在這邊一個雅座裏，恰恰成了個對臉的形勢，我脫着衣服不時的看他，他脫着軍衣也不時的看我，但是他看我的時候，眼瞪的非常的大，後來我軟化了，不敢再看他了，深恐惹起了不快。

「來條手巾！嘿！他媽的你聽見沒聽見！」他赤條條的站在那裏喊伙計。

「有！您老！」伙計笑盈盈的在他背上披上了一條大毛巾。

「他媽的你們是做甚麼的？當兵的洗澡不給你錢嗎？真混蛋！」他開始發起了威風。

「沒有的話，您老！我們的買賣還仗們您老看照哩！」伙計笑着回話。

「混蛋！雜種……」拍的一聲，打了回話的伙計一個耳光子。

「洗澡罷！洗澡罷！老總！他不會說話，請消消氣……」幾個洗澡的客人，都很和藹的解勸着。

「不，你們聽我說，我是有公事的人哪！我並不是擾亂他們，我來洗澡，他們連手巾都不給拿，讓你們大家，這使人着急不着急！真他媽的可惡極了！」

「是，他的不對！請您。澡吧！」客人們照樣的婉勸着。

「……我要不看大家的臉面，非把這小子揍毀了不可」

他說了這話又用眼怒視着挨打的伙計，嘴裏不乾不淨的走向池塘去了。

這時大夥都罵了，我也罵了，都在低聲的罵着這個當兵的野蠻，後來我也進池塘，見他正在熱水池子裏在裏頭，皂沫擦的滿頭，同時用兩手抹着，恰似一個禿子的畫像。

「開汽門」伙計走到池壁的一個小窗子前對管汽爐機器人喊。

「別開！別開！這池子還不夠熱嗎？你還開牠做甚？」他又瞪眼了。

「不用開了！開汽門！」剛喊開汽門的那個伙計，似乎是很怕和那位同事一樣的被打耳光，所以才趕緊這樣喊

池子的水是不涼不沸，空氣又不霧煙瘴氣，是很和平的，這當然使池子裏的洗客覺得舒服些，都願意多泡一會兒尤其是他，更自在的喊起嗓子來。

「……楊延輝坐宮院……八月十五月光明……噯噯噯小妹妹摟抱在了懷中……」

一切的屬詞爛調，他唱了又唱，因為洗澡塘子裏洗着澡的時候，是不能帶日記簿的，不然，我總得將他所唱的完全記下來，總而言之，他好像演了一齣「十八扯」。

池中的洗客，有的笑着，有的暗罵着，有的好好像塑像般的坐在池邊靜聽着，一個伙計推開池子的小門，望了望，趕快又走開了。

他在池子裏洗夠了，才跑到洗頭室去。當時我被好奇心所驅使，所以不得不隨着他一觀究竟。他到了洗頭室，他把「瓦搨」放開，水是躍盆而出，他還是照樣的不關閉「瓦搨」，他蹲在盆下，使水任意沖洗着，真好像一個落湯雞的樣子。引的大夥險些兒都笑出聲來，看池子的伙計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罷了。

他洗完了，我也看完了，簡直這次我不是洗澡來了，

是看耍猴戲的來了，回到座位上，伙計遞過一條手巾給他，同時又用一條給他擦背，倒察，以討他的歡喜，那知他是天生沒有受過正當的教育，所以一舉一動都是野蠻異常，是錯也是錯，不是錯也是錯，處處是在吹毛求疵。這一排座上的伙計沒有一個能脫掉了他的大罵的。可是只好忍氣吞聲，拿他當狗屎一樣的不理他。

「王×樑在這裏了嗎？有人找王×樑先生……×連×班下士王×樑先生」聲音是從門口的一個伙計嘴裏發出

「在這裏！甚麼事？」

他是王×樑，他是×連×班下士。當時我才明白了。

「外面有位老總找您，說陳排長找你！」傳達的伙計說

「你告訴，這就去！」他說完了，緊張着穿軍服，戴軍帽，繫裹腿紮皮帶，接着又用手巾擦了擦汗，喝了一口茶，從口袋裏掏出來大約有八九個大枚來，向着一伙計說：「我們洗澡是半價的，不能少給你們……」說完了大踏步走了。

他走了以後，大夥又在罵了，伙計也更在罵了，我雖

然沒有罵他，但是我恨不得當時立刻補一個憲兵的名子，認真辦理，非把這個小子按軍法處罰不可！

當時我的心中，不禁起了一種很大的悲感，同時又在解勸自己，以為全國的武裝弟兄們，絕不能都像他那一樣的土匪行爲，蠻橫無理，但是××的水是五個大枚一挑的，他這次的洗澡，足足費去了約有七八挑的樣子，香皂兩角錢一塊，他洗澡時總使去了半塊的樣子，臨完只給半價，才給了八九個大枚，試問他的良心安在？同時鴻興池的生意，要都照這樣下去，恐怕他不幾日就會倒閉了吧！……

職工教育消息

一、岳州，陽泉，古冶，塘沽，等校識字班舉行畢業考試。

二、太原職工學校，擬定識字傳遞辦法十二條，其目的在發揮二先生教學作用，將受教職工編定名冊，一致教導不識字職工識字，此種辦法，業經批准試辦云。

三、吳淞新建校舍，業已完工，本會派定徐守白前往接收矣。

四、本會派劉勁草與京滬杭甬兩路局，接洽實施兩路職工教育獎勵辦法。